



04122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七

病弱不堪重任懇辭恩命疏

時官左都御史

御書

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本月初六日奉聖旨胡世寧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著馳驛上緊來欽此欽遵臣一時聞命感激驚惶觸發舊疾一面調治一面束裝扶疾上道外伏念昔忠賢素懷經濟不遇明時而老死岩穴終滯下僚或更遭讒害多矣顧臣何人得逢聖主起之罪廢之餘置之卿佐之列體其私情則官未歷任而誥封三代行其鄙見則身未至闕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一

川七二一

而言播四方屢奏乞休而不忍棄捐頻遭論劾而未能罷黜往歲六月旣憐其病苦而改置優閒今未逾年復念其愚忠而召居清要且又命之速來許之馳驛臣之叨遇聖恩自謂古今難得心非木石豈不知感而委身圖報乃復過爲辭避也但臣不幸元稟素弱久患痰火奇疾今年六十矣顏面火衝外雖貌澤精神火爍內實陰虛醫書言火爲元氣之賊變化莫測臣是以常日之間忽時眼暗或時膝軟更或精神恍惚語言蹇澀迭相爲病皆火所爲人固不識也况聞總憲之官所以貞百

度而肅百僚者尤在行己之恭執禮之固使臣爲之一朝病發坐立不安或當侍朝而傾仆或臨坐堂而躑蹌僚屬觀瞻豈不大爲風紀之玷以貽朝廷之辱況臣性資麤率局量褊淺不自揣已而過於望人是以上則欲君必爲堯舜下則欲臣必皆忠良其視人之奸貪蠹政事之因循害民者痛心疾首不能容忍使其入朝不能調停獄論相與協濟時艱而或更致激壞則臣報國之心反成誤國之罪萬死莫贖臣是以私憂深懼而不敢冒膺斯任不得不實告于君父也臣今病甚且因霪風雨波未能前進暫於江南尋訪舊醫調治畧可待時兩霽卽渡江淮兼程北上聽候進止外伏望聖慈憐臣病苦察臣才弱別選賢能代臣任使容臣休致還鄉使得散誕田里歌詠太平以終餘年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旨卿素稟剛方節行久著厯官中外夷險不渝朕采公議召總風紀以肅百僚宜上緊前來到任管事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

陳言治河通運以濟國儲而救民生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爲患厯考周漢至今未有能

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縣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州縣之地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爲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亾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至論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隔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文一

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番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而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

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
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
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
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
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
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
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
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自此新舊分
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四

川文一

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
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
溢出沛縣之北而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
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
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禍小也決而東北則往
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
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
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
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

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脩武城以南廢隄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隄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流沙壅使人撈沙水中爲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五

川文一

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隄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壅此其驗也臣與尙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

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
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
城北接沙河口水二處舊河其開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
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
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其就取土厚
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且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
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
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於彼立一
夫厰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六

川文一

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居
則宜補給閒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
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
試驗未敢執定爲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
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
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
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旣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
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
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

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
令其買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
雇役近河貧民并備應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
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
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況
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于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
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
爲大利且鹽旣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
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當爲然以爲難者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七

ウメ

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
以謗阻大臣持循保名不爲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
當必賴聖朝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
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
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
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
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
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
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

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工部進納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側聞國初漕運自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八

四三

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可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河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而北會通河一時之塞此亦一計也臣愚叨任大臣苟有所知不敢緘默奉聖旨工

部看了來說

乞恩辭免加官以昭公道疏
臣近蒙聖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聞命驚惶扶疾上道
自陳病久衰極性羸量褊不堪重任具本乞休奏奉聖
旨卿素稟剛方節行久著恩官中外夷險不渝朕采公
議召總風紀以肅百僚宜上緊前來到任管事再不必
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思聖恩簡任分當委命不敢
再辭力疾前來行至濟寧地方忽聞邸報復蒙聖恩陞
臣刑部尚書臣思班列愈峻而政務益繁菲才病軀決
所不堪再具本陳乞間十月十六日行過德州地方接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九

ツヒ

到吏部咨節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韜奏稱
臣宜都察院王時中宜刑部等因奉聖旨胡世寧仍改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掌管院事欽此同日又
准本部咨節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璠題臣
叨任副總之職今署掌院事合請命官更代等因奉聖
旨吏部還差官齋文馳驛去催促胡世寧上緊來欽此
臣聞命驚惕晝夜兼程力疾來到今已朝見幸得復覩
天顏無任欣感切惟都察院之職臣雖自揆才力不堪
然上承恩命不敢有違祇候吏部題奉明旨卽往到任

不敢再辭外惟照宮保之加自來朝廷以待輔臣六卿之年勞多而德望重者故今各部尚書年資過臣者尙多未加此秩顧臣年資才力皆出諸臣之後今年四月始以侍郎陞南京工部尚書七月卽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復陞刑部尚書半歲三遷已爲太驟今蒙仍改左都御史二品同階不爲少貶顧臣何功如此隆秩天恩太重臣分奚堪深虞覆餗之凶公私竝累抑恐積薪之議中外交暄再查霍韜奏內稱臣過當至論秩之崇卑可勿計者則實知臣之心而亦可爲明主用人之鵠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十

忠臣事君之法也伏望聖恩天地日月察臣誠欵憐臣分薄收回太子少保成命容臣以左都御史掌管院事臣若幸蒙天庇病得少愈忠得少盡誓當終身供此一職以報天眷如其病困才弱不堪供職則朝廷有黜幽之典當上認罪之章不敢貪位素餐以誤國事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奉聖旨卿風節素著人望所歸朕仍命掌都察院事正欲糾率各道振揚風紀又念卿歷官年久特加宮保以示優崇宜勉承朕命用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陳情再乞天恩懇辭加官疏

臣以今年四月始由南京吏部左侍郎陞南京工部尙書七月蒙恩卽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復陞刑部尙書近復蒙恩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臣思聖恩太重臣分不堪具本上辭奏奉聖旨卿風節素著人望所歸朕仍命掌都察院事正欲糾率各道振揚風紀又念卿歷官年久特加宮保以示優崇宜勉承朕命用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命慚惶感激無地思惟天語叮嚀聖恩隆厚如此臣當祇受曷敢再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十一

辭但臣私情實有未安者事君無隱義當披瀝君父之前以求日月之照也臣本農民幼生艱苦備嘗民瘼因識吏弊思欲效用明時竊習章句獵取科目然臣自量才器不過欲得一郡守之職或一巡撫之任而止以少展爲民之志遺惠一方耳至於卿輔之官則思天下自有碩德宏才如古名世者而用之臣愚志望萬不及此也不意入仕之初卽患痰火奇疾雖歷前官不得久任緣此惠民之心未得盡展報國之念未能遂忘然又不意中歲以來荐歷艱憂益致危困今年六十矣精神膽

力已喪十分之九而乃誤蒙明主之知擢任掌憲之重臣愧非分且憂病弱具本力辭過蒙溫旨趣令到任臣不敢違力疾來京思欲都察院供職而宮保之加踰分太遠不敢冒受又不敢卽辭正爾躊躇而朝覲之驟與楊一清謝遷等同班一時惶愧舊疾痰火卽發方上御道而腿膝戰掉幾不能存立比至御前而咽喉哽塞幾不能致詞退而急趨直房服藥始解乃知臣之福量至淺而德薄位尊古人之所戒也故敢決辭加官不意蒙恩未允臣又聞古之明主用人忠臣事君皆惟欲使諫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十三

川文刊

行言聽膏澤得下于民而已不在位之崇卑也故昔虞庭九官周室六卿皆各因其才專任一職以終其身不聞累加崇秩又如宋太祖初許曹彬克取江南以爲使相及還獻俘乃以太原未平使相極品而未之授古帝王之不輕官爵也如是顧臣何人試職之始卽加宮保倘後數年得效微勞更將何職以加臣是以深虞負乘之致寇亦恐鬼神之害盈而不敢冒躐崇階實由衷欵伏望聖恩天寬地厚容臣止以左都御史掌管院事使臣得安心守分以亮天工不使踰分殞越以孤天眷臣

不勝感戴祈請之至奉聖旨朕以卿資深望隆特加茲
秩卿乃兩疏懇辭足見大臣推讓至意勉從所請宜卽
赴院供職吏部知道

建言疏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陛下天性聰明日勤
聖學至于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于皇天而
非三代以下合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
其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聖心泛勞于上敢述所
聞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
尹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
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
寂焉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有感物而動喜怒哀樂
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和卽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

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于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徒今日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十四

川文

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脩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爲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侂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辭于後

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不爲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爲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王知成王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于後世忠臣爲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灾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五

川文リ

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爲奮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爲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卽坐臧奏提者至或大姦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倣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勅大小臣工

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眞爲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子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讒說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爲己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于所言者如此至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七

川文

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爲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于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爲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竈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爲除異已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

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望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效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叙至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七

川文

于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竝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大甲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順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于任用慎者慎于聽察夫旣立賢不拘其類而猶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爲器也惟夫姦險媚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

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卽事交結投
置清要坐躡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爲舊制以排斥眞
才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
于此今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
方期得眞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
遇眞足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
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于可否相濟者匪徒君
臣爲然而僚案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
以爲嫌此臯陶陳謨于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七

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羣臣使和而不同以其成我
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
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爲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
已也伏願聖明俯賜采納天下幸甚奉聖旨覽卿所奏
足見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朕知道了查復官員且罷吏
部知道

申明職掌以清刑訟疏

竊惟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劾百司辨明冤枉今糾
劾之事專責各道監察御史而堂上官不預至手理冤

訟一節則其事情多端不可執一所當詳議酌中以處
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取風感水受之象辯
寃當緩而以虛心實意求得其情也其在豐曰君子以
折獄致刑則取其威照併行之象獄旣折則當致刑不
可姑息也臣愚生長草野三厯有司三任刑曹旣又一
任外臺一任內臺又不幸久繫禁獄久成窮邊故于民
間疾苦獄情變詐不一之狀頗亦備知今幸遭遇聖明
擢掌其事敢不悉心敷陳以助我皇上至仁欽恤之萬
一切惟今天下奏訴本狀有本無寃枉而倚奸畏死每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七

川文

年奏辯一次輒行所司提人再問而致累死于證貧民
三五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而本犯終不免死者有實
負寃枉而累次奏行所司略不與辯止依原案增飾開
上以致終于枉死者又有貧民無力訴辯而被有司淹
死獄中非惟朝廷不知雖上司亦不及知者又有富民
本等奏訴而有司避嫌明知寃枉不肯與辯又有奏行
得調隔別衙門問理而疑其夤緣所得不肯與究曲直
眞僞輒推所司查勘所司則又顧忌原問更入重情以
報而必致之死者是皆所司之不仁以負皇上好生之

德以致天下災異之多實由臣等不能平法任人之罪也然原其情亦有不得已焉者蓋由士習不正刻忌成風每有獨能持正伸枉者小官則上司嚴刑逼其招贓大官則士夫興謗致其被劾而終身廢黜大臣莫之敢救此其所以致此也近如浙江僉事彭占祺其平日作縣則十分循良爲御史則獨能守正惟以違眾執一豪傑之罪而遂騰謗致劾朝覲去官此其一也臣初到任日與僉都御史熊浹斟酌時弊講求二者畫一折中之法欲乞聖明裁處俯賜通行所屬內外衙門一體遵守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計開

一舊凡奏訴本狀到院堂官不能盡看分與各道御史亦多不曾親看止憑該吏撮寫數語粘揭帖面次日持以稟堂或云該行某衙門或云該立案卽時註簿施行夫吏有打點者則揭其應辯緊要之語無打點者則揭其不應辯無緊要之語而事之行否乃唯聽之寃何以得辯也臣等今擬本狀連人分送各道御史務要親自審看明白本道有案者則吊其原招原訴無案者則于刑部鈔招或吊卷各欲比對參詳如刑部亦未有招開

到者則止摘抱本人人口辭與本折辯務要逐一參看原問情罪有無允當今訴情節有無指證可辯或雖可辯而看係一面之辭未可據信或該立案不行者亦當明開其所以當立案之故各具一帖如刑部各司問刑招帖之狀前一日送堂臣等再加參詳批照次日當堂稟議可否方纔註簿施行

一凡本狀中參看出情節似有冤枉當與辯者則行巡按或按察司原經巡按辯問者則行巡撫各與提初審初辯官卽與辯出者原勘原問官仍不追究若審辯官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上八

明知冤枉因忌原問故不與辯或更誣重情者後或他官辯出或十分冤抑查提至本院辯出者原問經審官俱從重追問其若本無冤枉而循私曲辯縱脫者亦當追究重罪

一凡初經撫按司府等衙門問成重罪奏訴冤枉例該與行而參看其間無有緊關該辯情節者則行巡按原經巡按辯問者則行巡撫先將見在人卷查審似有冤枉方與提人證辯如無冤枉仍依原問監候會審奏詞就彼立案不許一概提人以致累死平民其有累次奏

辯累經再問開報今復奏訴者雖例該立案若參看其間委有可辯情節亦與照前施行

一凡重罪囚監至五年以上曾經再問無冤轉詳評允及奉欽依依擬處決而臨秋怕死每年奏辯一次者若係上半年奏至照前與行撫按吊審見在人卷似有冤枉方與提人證辯如無冤枉仍依原開監候會審處決奏詞就彼立案仍要備由先報若係下半年奏至者本院卽與立案不行

一今各道御史多係新任刑名未練臣欲緣此觀其用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上十

心能通刑名與否其若如此不肯用心刑名不能疏通以後歷任更無大建白及興革激揚有益國家者考滿之日斷難書以稱職其試職理刑官在道實無刑名可理今欲各道本狀多者每日各分與一二件令其照前參看開詳具帖送堂臣欲緣此日見其刑獄用心能通與否後考實授亦有所據

一在外重罪囚多係強盜人命人命唯謀殺者最爲難問有司凡遇此者唯于其事發之初虛心審察參以詢問訪方得真情若遽嚴刑鞫問鮮有不致誣服者矣至于

強盜或因情迹疑似卽便嚴訊或因誣指讐攀不能辯
察多致冤枉或有小官一時悞拿不敢脫而遂致之死
以圖免罪者又有同起數十皆係平民誤死而眞盜不
獲者又有眞盜旣獲而審之同盜之人或因先有誓約
或圖後爲營辦劫奪不肯供出好漢而惟供報新誘數
人或更讐攀平民以抵數者至于失主或冒供不曾被
劫之家以爲其後辯脫之計者有司一時輕信誤事不
小又或巡捕職役賣放眞盜而逼其妄攀平民以詐錢
者又有獲賊得錢而延緩不追眞贓爲其辯脫者凡此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三三

情弊多端不可枚舉故凡獲眞盜數人必須隔別一一
各審其同盜姓名年貌來歷及失主住居劫分財物件
數有一不同卽辯其誣不可遂紀其名以作未獲之數
則誣枉者少矣臣愚乞勅各處巡按御史各行所屬軍
衛有司問刑捕盜官今後人命強盜務各懲前弊多方
用心審捕如若率意循私有所脫枉必行重治其巡按
分巡官所至地方見監重罪囚俱要逐一親審有冤者
卽與伸辯不許避嫌推調不理巡按歲滿回京各要將
辯過冤枉名數事跡開報本院以憑查考

一查得差官審錄事例原勘原問官出人等罪悉免究
問夫原勘原問官一時誤信人誣告曲證失入枉問不
行追究以免其回互執誣聖朝急于救人之仁也若乃
日久事定明知其枉而顧忌原問私避嫌謗故不與辯
或誣重情以必致之死者則其人之忍心害理背公行
私大可罪矣伏乞聖明立爲定例除以前勿論外今後
重因果有冤枉而初審初辯官既與辯出者原勘原問
官仍不追究若審辯官明知冤枉因忌原問故不與辯
或更誣重情者後或他官辯出或十分冤抑奏提至本

胡端敏奏議

卷七

十四

川三

院辯出者原問經審官俱從重追問其若本無冤枉而
徇私曲辯縱脫者亦當追究重罪
一今差官出外審錄重囚凡可疑者再問事無容議矣
惟可矜者奏發邊衛充軍一節則其事情輕重利害不
同有所當議者蓋此等罪犯或因致死人命而其所致
死之人有多被慘毒而死者有致將屍骨拆散蒸檢二
三次或五六次者又或遞年奏辦累死屍親及干證平
民三五人或數十人者今此人止發充軍及至解衛卽
逃又累死長解二人及買妻代解軍妻一人審錄官但

知此有罪一人之命爲可矜而不知前後累死無罪多人之命尤可矜也伏乞聖明裁處今後此等罪犯閒有如果情非得已事實可矜者則明與辯伸或徑發隣近衛所永遠充軍或編隣近州縣驛遞永充機兵民壯水馬夫等役以代出貧民一差使其苦情雖可矜而法該抵命及曾累死平民者則務追眞正當房妻小差人管押遞解邊衛永遠充軍仍定撥見任軍職之家以作軍伴爲之種田使有收管不致脫逃又得代出邊軍一名作正操備則邊境漸次得人充實而農種漸次可廣矣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三三

若其情苦無可矜者必須抵死不宜輕縱一竊盜三犯係是怙終之人舜典所當賊刑者也至于僞造印信之人多是狡猾通曉文義之人敢于盜竊朝廷之符柄其爲此者或以誑人財物或以盜官錢糧或以詐官假吏或以刑人殺人而勢亦無難祖宗所以制爲重律使人畏而不敢犯也今累次審錄輒混作可矜開奏類得充軍是使人明知不死而有恃故犯豈立法本意哉況此等奸惡之人多監一日則地方免害一日遲發衛一日則衛所省事一日臣愚乞勅審錄官今後

不得以此開入可矜之列混奏得辯之數每年秋後會審開奏聖恩若未忍處決止令監候必待朝廷有大慶會大肆赦而後釋之則恩不濫而法不廢矣

一間刑執法被誣奪職如僉事彭占祺者乞勅吏部再訪無異奏復其官以爲獨立守正之勸更乞斟酌舊例凡朝覲考察去官自行奏辯者仍照前例重遣其若大臣出身與辯者當議奏復若大臣所辯不公不實者許科道彈劾吏部參奏卽罷其職奉聖旨覽卿所奏無非慎重刑獄疏理寃滯之意都依擬行該行內外用刑衙門的行去着一體遵守朝覲考退官員已有累朝禁例難以輕收今後果有執法被誣奪職的許大臣言官卽時與他論辯吏部仍查訪可否具奏定奪

省繁文復舊規以便勤政疏

臣聞君逸臣勞古之訓也執簡御繁治之體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敝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繁文欽此臣切見弘治以前內外臣僚章奏皆用心刪

去繁詞務從簡要如臣法司參官本皆節去同起各犯無干情罪而止具奏應參官該問緊關情節不過數語其餘衙門大率類此以是君上得以親覽無遺情弊易見可否易知此自正德以來因武宗皇帝不親看本臣下因循怠玩乃各自圖安逸不將本語修削止憑吏胥全寫上下往來文移或通具前後或駁問招由故或一事而重說三二次或一本而粘連十數紙目力不能照料反致緊關情節字樣多有脫略不能看出有誤聽斷此弊相沿至今是雖臣下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文川

以上勞君父萬幾之繁且爲聖心靜養之累且分聖學惜陰之工臣子之心安忍如是臣愚乞勅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今後事當奏題者務要照依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開具上奏不許全錄上下往來文移亦不許不行親看以致脫略緊關情節字樣如遇參究其奏下部院該覆本者亦要看本官刪去繁文撮從簡要具稿呈堂務要詞無贅冗事無錯漏堂上官亦要親看明白方纔具本土覆庶幾少便省覽不致多勞聖心臣又竊聞孝宗皇帝時每日奏章進入先令近侍知書

忠實之人看詳事情緩急輕重分別等類凡羣臣建言
及部院卿寺奏覆重大事情必進御覽其有事情重大
而本長難看者亦令指點緊關情節進覽其民本常事
不須一一親看者另作一類又不時于其中抽看一二
以驗其精別當否以是聖目不致多勞而大事聽斷無
遺此事舊聞長老傳言無此不知的否臣又念陛下聖
如文武左右慎選必皆得人其爲陛下恪守舊規執簡
御繁以節養聖躬而爲勤學惜陰之助者必有出于夷
思之外矣何俟臣言第臣區區野老負暄之誠不自覺
胡端敏奏議

卷七

三

川吉

其疎固矣伏惟聖人不棄芻蕘采納幸甚奉聖旨覽卿
所奏具見忠愛內外衙門章奏俱朕親覽今後不須繁
詞虛文但要平直開奏敷陳緊要情節庶便看閱都察
院通行曉示各衙門知道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七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八

懇乞天恩休致疏

時官刑部尙書下同

臣不幸久患痰火奇疾爲變百端然向惟旬日間發猶可支持今年逾六十血氣益衰病發不時難料每當侍朝奏對之際常恐昏瞶顛仆玷汚朝列慚惶無地自容其苦有如是者君父之前豈敢欺隱念臣荒野疎陋之人閒關罪謫之後得遇聖明登極遂擢臣以吏部侍郎之職旣而七載之閒累辭累召累劾陞官六卿誥封三代行而給驛以馳病則遣官問遺恩寵逾分感激無涯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一

川三〇

臣豈末石之頑遂忘天地之報況今陞轉司寇之官自古尤重蓋以五教弼于五刑民命繫于國命在昔皋陶之種德虞庭蘇公之策名太史皆以是也而臣又以起身法司幸便熟路且又止遇聖明勵精圖治言聽計從下遇輔臣忘己推賢志同道合臣方喜所學于是得行而乃無故求去也此以公義言如此至言私計則臣家勢至微遇險特甚長子繼年未弱冠隨臣廣西江西討夷平賊厯同艱險而預發宸濠之事實其膽奏頗有贊畫時被都御史俞諫附逆忌功搆臣深禍臣恐父子併

陷逼其還鄉不得侍臣哀痛成疾而死及臣赴京投獄
又被都御史石玠徇時附勢奏捕家屬次子純年方十
餘驚竄流離遂荒舉業絕意科目今臣先任三品雖三
轉官而未滿三載今任二品亦三轉官而甫及數月臣
當此衰病待盡之年止此一子豈無老牛舐犢之念而
求任滿三年使得亦如諸臣之子入監讀書以不絕衣
冠之嗣也故臣前歲奏疾尙官南京去秋蒙召卽來北
上蓋亦欲以犬馬餘生強力就列上報君父之恩下爲
身家之計也不意疾病纏綿勢難支久今臣交歲以來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二

川上

晝夜痰嗽不絕常時坐臥不安至于郊天陪祀慶成侍
宴朝廷重典臣子至榮亦不能預負罪慚惶心如叢棘
故今昧死俯瀝血誠上祈恩照特賜骸骨早還鄉里使
得安便以終餘年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旨卿召
用未久有疾善加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允所辭胡純
准送監讀書吏部知道欽此

老病乞恩休致疏

臣以衰病凡庸誤蒙陛下天高地厚之德起之罪廢之
餘置之卿輔之列贈祖同官廕男入監復召至京將及

一載之間視如手足許布腹心言雖妄而多行采納罪當認而每賜寬容病則遣官加賜辭輒溫旨慰留特憐衰朽不時病發許當嚴會隨處退班眞天地之曲成萬物父母之愛惜孤子不是過也臣雖粉骨碎身何以能報但臣不幸元氣素薄久患痰火奇疾爲變百端近因勉強日久精神日耗加以耳聾健忘脾泄食減或早起裝嚴而更衣不止或晝出判署而臨事不知只今半月之閒早朝入至午門而不能存者二望端門而復回者一在部疾發驟危而急借輿扶回家者二僚屬每見失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驚朝市聚觀不雅未有病困如是而猶可以竊祿居官徒曠天工者也思負聖恩慚惶無地臣是以不得已再瀝血誠伏乞聖慈憐憫容臣氣息尙存趁今河道可行之日早賜骸骨還鄉以遂首邱之願則臣未死之年皆陛下再生之德也子孫世世其何能報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祈望之至奉聖旨卿職掌邦刑明慎公恕況朝審在邇宜用心調理痊可卽出供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病弱乞恩容令退避疏

臣以病弱乞休荷蒙溫旨勉留且容臣子送監讀書臣
伏遇聖明仁同覆載謂臣召用未久雖病廢已極而不
忍棄捐念臣受惠孔多雖年例未及而卽合蔭子老牛
曲遂其私情病馬尙策于故道荷殊恩之出于望外實
私感之切于由中義圖死報敢望生還但臣不幸少多
憂患致成痰火奇疾不時常發其發也或爲眼目昏花
或爲心神恍惚或時肢軟不能行立或時氣塞不能言
語蓋其發無時難于預料故或前日無事不註門籍而
今早疾發不能入朝惶懼無措或今晚疾發已註門籍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四

川文一

而明早疾愈不敢入朝於心不安蓋臣因病多憂而病
因憂卽發常恐昏瞶顛仆有污闕庭故臣常自慚惶累
乞休致今奉恩旨調理病痊之日卽出供職不敢煩瀆
外但臣病發無時憂莫能處伏讀禮儀定式內一欵如
朝參近侍御前有患病咳嗽者卽許退班如蒙聖恩容
臣侍朝或侍經筵各項大禮之際如遇病發卽許退班
或當入朝之時猝遇病發亦許隨處退避則臣憂患心
少而病或亦可減得以致死效勞矣臣以私情累于天
聽不勝戰慄奉聖旨卿端亮忠鯁實心幹事朕所簡注

宜照前旨卽出供職既有痰疾不時舉發准照禮儀定式事理退避該衙門知道

慎封爵以重親親疏

臣聞明主慎動不使一事有差忠臣事君唯恐一言有謬蓋謬則君事或因之誤矣臣與尙書桂萼李承勛方獻夫等受國厚恩誓皆赤心事主豈敢一毫有欺然而自揣天下之人不能盡知也天下之事不能盡識也是以每承付託相與憂惶反復論議不已唯恐有差因誤國事近如昌化伯邵氏保襲之事是也臣昔因與邵輔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五

川上七

親識奏乞避嫌欽奉聖旨這事已有旨著再會同法司將各奏至親拘審卿旣與邵輔隣親伊家宗圖來厯宜必素知況卿職掌風紀是非曲直正當分辨以杜爭端豈可引嫌迴避便照前旨上緊會問明白歸一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受命以來多方詢訪以備會審閒未幾歲終蒙恩轉官刑部又不意春來疾病纏綿已該原會官會問歸一奏請然臣之心終有未盡也其事終有未安也我皇上智周萬物而於明倫尤重今於邵氏之事正明倫篤恩義之事也使臣瞞昧不言致誤

此事則萬世而下累我皇上聖德臣雖萬死何足以贖
哉竊惟皇上之必欲邵氏封襲伯爵者是卽古聖王達
孝之心蓋推皇考恭穆獻皇帝之所自出于孝惠皇太
后又推太后之所自出于其父母邵林楊氏而欲榮富
其子孫以世享之也今不幸林之子曰宗曰瑄曰喜其
孫曰華曰英曰蕙皆已故絕今爭襲者曰茂曰輔曰葵
則皆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襲也明矣乃惟千戶邵茂
眞爲林孫則所當襲然茂雖自稱其父邵安爲林之第
二子而引恭穆獻皇帝爲其乞恩復官與邵喜同稱母
弟爲證臣下奉此不敢輕辯然而審諸其親族訪之於
傳聞則皆曰義子臣愚不能無疑也書曰疑謀勿成臣
恐邵安眞或義子而其子孫襲伯則太后父母之神不
歆非類而太后皇考在天之靈皆不安矣若彼爭襲者
曰安出淮安王氏則其言出附會不可輕信而且世遠
人亾莫之能究也今江南客船運船每歲經過山東直
隸一帶地方嚮回幼男女甚多至或忘其父母姓名生
年籍貫者豈能究憶也是以安爲義子孫雖有數事指
證可疑而莫敢爲言也竊惟舊侍太后宮人內使或有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六

川文一

得聞一二者內廷或可親問至於昌化伯夫人何氏孀
于邵門五十餘年矣其平日與邵安妻妯娌相處何如
其夫邵喜存日與邵安兄弟相處何如其男邵蕙存日
與邵茂長幼相處何如豈有不明而陛下差一堪信內
臣就其家開誠問之豈有不實對者其各家年老家人
平日耳目所習聞見亦眞使東廠一召問之孰敢不盡
言者非如臣等會審悉多拘忌不得盡情也再不然行
彼原籍拘審年老親隣勘實回報亦不過遲之半年耳
臣愚昧死伏願聖明如是詳審而已若以臣等有疑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七

川文

言一時遂定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或亂彼百代之宗
誤我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外議有言內廷得聞此
時追罪臣等雖死無益於事故願自今謹之而已臣愚
亦知祖宗朝皆有外戚封爵何獨皇考外家而忍見其
無況臣鄉里亦豈不願崇爵之輝而顧其時勢有不得
已焉者不敢不言也臣觀大江以南蘇松九府州暨浙
江等九布政司地方之人近來並無侯伯世襲者蓋地
氣之溥所不能勝故邵喜封伯未逾年而遂卒傳其子
蕙僅再世而遂絕邵輔陞指揮回家其弟弼卽天邵玘

三子其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問祚之薄如此蓋亦地氣使然也故臣愚見以爲與之襲伯則必拘倫序而或濫及旁枝誤及異姓且弟曰弟姪曰姪太后親兄弟不得以之爲子親父母不得以之爲孫他人富貴而本親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生者不得安其養死者不得歆其祀況其門祚薄而福蔭隆如前所慮恐非邵氏久長之利也不與之伯則使何氏得如民間擇愛立嗣而使之承其家業養其孤寡奉其宗祀太后親父母有孫親兄弟有子而後量與恩澤蔭卑流遠邵氏久長胡端敏奏議

卷八

八

之福也臣愚叨任大臣與國同體昧死敢言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應制陳言以弭災變疏

河南清吏司按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禮科右給事中蔡經等題前事奉聖旨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其餘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除將鈔內省雜料處布絹拔淹滯正風俗四事備咨各部徑自查覆外其愼差遣一事係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臣等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召不來孰罪敢匿而內外法司委之

提問罪犯孰敢延縱至差官校齎駕帖出外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時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于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被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病弱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奸貪官吏乘機剋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聲聞于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胡端敏奏議

卷八

九

川文

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蔡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效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爲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于上百官承式于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

乞聖裁奉聖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有酌處

顧大體以平刑政疏

近該陝西隴西縣問革監生柳瓚訴奏同鄉御史王朝用各項違法事情欽奉聖旨這所奏王朝用貪淫不法事多又枉道回家錦衣衛差干尸一員會同巡撫都御史將事內人犯行提勘審明白將有罪及緊關干證人犯并王朝用都解來京不許徇情回護今後御史公差俱不許枉道回家違者聽所在官司舉奏容隱的一體查究不饒欽此欽遵臣等查得節次奏行事例凡奏告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十

不干已事立案不行又一欵官吏軍民人等竝不許將曖昧無所稽之事醜穢不可聞之語牽連開寫褻瀆宸聽敢有故違併將奏訴他事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從重治罪前項二例一向遵行蓋所以存大體而抑刁風也今查柳瓚所奏王朝用事情內多曖昧無稽之事醜穢不可聞之語又其間干已事少不干已事多陛下不照常下所司鈔議題覆而卽差錦衣衛官到彼會勘將有罪及緊關干證人犯并王朝用都解來京者臣等仰窺聖意蓋欲急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正百官又先自風憲

官始也臣愚伏讀本月初九日勅諭有云言責之官其位甚重風紀之吏其責尤嚴勿外飾虛名而內罔其實大哉皇言真見風紀之重而欲實盡其職矣昔年大臣選任御史多用附己之人致其倚勢妄爲臣嘗備奏其事其尤甚者如藍田之劾席書中間詞意上欲激怒尊親下欲屏絕忠良□□之劾陳洸盡破累朝法例奏行讐謗書內曖昧不干已事以致誣陷洸罪太重累死鄉人數多事皆由此臣今會問前事方欲列其罪狀奏請提問豈敢偏護況今大臣選任御史如前私意者保其胡端敏奏議

卷八

必無矣其所任御史必非皆前人也王朝用原籍陝西其鄉行臧否遠不能知但今在浙巡鹽則聞其守法奉公確持風紀而奏處鹽事頗合事宜今一旦聞此勢當驚惕孤危不能存立而按屬官吏下視爲囚巡按在彼傍觀亦無光彩而有司玩視體面漸爲難處風紀不易振揚矣況當修省之日中外臣僚聞此亦皆憂患失色思今居鄉履任不敢違俗再行一事有傷一人以來刁訟之及而爲身家之禍名節之玷矣其有損于士氣不淺也夫士之處鄉實難同流合污則得鄉人皆好其若

稍有執持則善者雖好而惡者必惡或有請託不行則怨謗立致矣今如柳瓚自稱其父柳景和原任知州致仕在家爲其二子皆納粟入監所費不貲又稱指揮苗永等欠其本銀二百兩取討緊急親到其家央父寬容又稱被王朝用說其父子兄弟放債生事毀敗鄉宦則其家之富橫鄉里可知類非貧弱齊民鄉宦可以欺壓者此正尙書桂萼近奏所謂貪汚去官者以富厚取重所以廉耻道消而奢靡成俗欲行巡按勘追類解以備振濟助里甲者也昔臣多以犬馬自比故謂御史爲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十一

川文

鷹犬犬昔媚盜而憎主人吠佳客叱而去之宜也後之代者不皆前犬矣主人欲其吠盜守門則宜養其氣力精銳可也若或過抑之則犬皆不吠而盜人不知矣故昔御史妄爲當治其罪今任御史非昔則宜稍加愛惜崇重以作養其氣也臣愚伏乞聖明再勅輔臣計議或止行巡撫都御史或仍差干戶前去會同將柳瓚今奏王朝用并王氏原告柳瓚各干已事情通審明白干礙王朝用有罪參奏提問其各奏告非實依法重治王朝用待其到京之日仍問其枉道回家之罪則法有常守

士無他顧而臣僚得以一心效職刁惡不致多端誣善
國家正大之體立平和之政行蓋亦可以安人心而悅
天意爲弭災之一端也臣愚衰病至極自知報陛下之
日少矣昨遇陰霾異常驚懼疾甚今國家弭災大事嫌
于侵越不敢僭言惟茲一事頗動人心係臣職掌不敢
避罪緘默臣昧死干瀆不勝戰慄惟乞聖明矜察奉聖
旨卿所言的是著差去錦衣衛官會同巡撫都御史將
柳瓚奏內事情提人勘審明白有罪及緊關人犯依律
議擬監候奏請發落果礙王朝用參奏拏問不許徇情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回護該衙門知道欽此

災異陳言自求罷黜疏

臣伏于本月初九日跪聽脩省勅諭一時驚惶無措觸
發痰火舊疾十二日在朝房齋宿忽遇大風陰霾天色
異常臣年六十素所未見益加驚惕思省眞若身爲誤
國之事而天誅將及不能自解卽時病甚以致胸膈疼
痛連日不能飲食伏枕推究今日有此不知何故今一
旦省悟思我皇上敬天如父愛民如子脩德講學勵精
圖治天豈不知故降之祥瑞如甘露河清者所以表我

皇上之德嘉我皇上之心也降之災異如風霾星變地震天旱者所以儆我皇上之用人行政猶有未當而膏澤不下於民到今生民窮困而盜賊易起邊境空虛而夷狄難禦將大有可憂之事也乃是知天之於我皇上眞愛之如慈父教之如嚴師也然則今日欲回天意以弭災異豈有外于用人行政之大者而用其力乎天下之政盡在六卿而輔陛下以擇任六卿者則在內閣與吏部六卿所職皆天工也有一不勝其任卽能誤國殃民致災必然今刑部如臣雖有犬馬之心然衰病之極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十四

川文

月常數日不能朝參及到部理事近又加以耳漸重聽日常昏眊不能見字心神不時恍惚忘前失後實是不堪前職矣今災異如此內閣吏部不以時告陛下而將臣罷黜是徒惜臣一人而不惜誤天下之事也然使臣力不能強而未久喪生或得罪以去是亦不能惜臣也如蒙聖恩特勅內閣吏部計議將臣放歸田里以應災變天下幸甚愚臣幸甚如若聖恩未忍乞改南京使臣得就閒養疾因事納忠以報陛下實爲公私兩便臣看得新授南京刑部尙書高友璣南京工部尙書胡瓚皆

刑名練達精力過臣遠甚堪任刑部若令與臣更任尤無不可然臣實以十分病弱不堪恐誤國事不得已求罷求閒而感恩圖報之心雖死不能瞑目病中謹具弭災大要數條除事干本部者已開報吏部會奏外今有上干陛下聖學一事下救生民困苦事干吏部任官九事輒敢上陳蓋仰荷聖明納善不棄芻蕘而吏部尙書桂萼心同憂國必不罪臣也其餘尙有議處邊境空虛等項數條事干他部者臣嫌侵越非奉明旨許臣言不敢進也臣病中不能構思綴文每事直言輕瀆聖聽無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五

川

計開

一欲用人行政之皆當在乎周知天下之情弊深識天下之人才而明究治亂之源監古以知今也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今之五經四書備載古聖賢爲治之道卽古訓也然其大要不過曰敬曰誠曰精曰一曰中曰極言雖殊而理則一我皇上日勤聖學蓋已深得其要而體諸身心大本立矣是卽學于古訓之獲也然而天下人情物理變態多端古今治亂

興衰所由不一將欲監古知今多聞建事則歷代之史不可廢觀然以萬幾之繁勢不能盡觀也宋儒真德秀所編大學衍義一書乃貫古今經史而一之爲治爲學之要充然畢具其閒所言辨人材察民情之二者尤爲警切我太祖仁宗皆重此書臣昔兩言於孝宗皇帝之世一言於陛下紹極之初皆以人微言輕未能徹覽近得輔臣啟沃聖心日命儒臣講讀此書天下臣民不勝至幸然聞日講不過數條一時未得周遍古稱經曰窮經要使字字而窮究其義也書史曰涉獵不過涉獵一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七

川文川

過識其大義而已臣愚欲乞聖明萬幾之暇於日講之外自將此書任意觀覽輪講儒臣仍備顧問聖性聰明諒可旬月一週閱其大義而反復再玩一二遍則於前代政治得失今日民情事理與凡奸庸害政之人奸弊害民之事可以無不周知而於用人行政之閒自然皆適事理之會而當天人之心矣然臣又聞德秀所編讀書紀有甲乙等集而此書乃其乙集上卷其下二十二卷則通記歷代輔臣事業聖明倘讀衍義之外更得併其乙下數卷而涉獵一過則亦可爲用人行政之一助

也臣愚寡昧芹曝之私不勝至願

一生民窮困由於善政不行善政不行由於官不得人或雖得人而銓註路遠率難到任地方常時缺官或雖到任而未久遷改人無固志皆無肯實心爲民所致也官之切于民者莫如巡撫守令今宜勅內閣會吏部計議定畫一之法今後巡撫應於何項官內推用守令合於何項人內選用各該責何項官保舉其間稱職有實政在民者應該任內何項陞獎其因循油滑交結逢迎不肯實心爲民者應改降何官不許姑息九年任滿該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七

陞者應授何項職事一一奏聞裁處立爲定制不宜甲可乙否朝令夕更壞此久任之法至於爲此官者尤宜重其責任寬其文法使得展布爲民不宜苛察太甚使之掣肘難於行事

一布政使統理郡邑亦宜久任今後布政任久該陞者宜比照天順年間徑陞尙書事例上者徑陞各部侍郎并大理寺卿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次者陞太常太僕光祿寺卿不必再推巡撫致難久任

一各處分巡僉事宜令三年專管一道凡任內刑獄盜

賊水利屯糧及奸貪豪惡害民等事皆責之管理其無兵備官處操練巡捕清軍等事亦責之提督三年滿日考此數事實能行否以爲殿最三年未滿並不許其幹別差聽令改道以致避難誤事

一各處有司官員該陞者宜皆銓註本省及隣省相近地方其在京新選陞者亦宜求其原籍相近以免到任遲誤地方缺官日久廢政殃民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六

川上川

陞者皆只於本處衙門遷轉不宜南北交遷使其終歲往來道途地方缺官誤事內惟參議僉事有缺纔將京職并在外應陞官員內銓補然亦必須求其地方近便以免其到任遲誤地方缺官日久廢政殃民

一今後才力真不及官員量宜降級或對品調除才力相應職事不宜調任遠方以致廢政殃民釀成邊患貽累朝廷如近日雲貴之事其若地方不宜或有嫌隙當避非真才力不及者則止稱才性不宜明白改調

一今後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官須要越資揀用才堪巡

撫之人一二員在內使之諳練邊事以備本省及隣鎮
巡撫之缺取其便於到任地方不致缺官誤事

一廣西四川雲貴地方司府州縣官尤宜越資選用原
籍相近風土相宜年力精壯之人其後陞擢比腹裏官
量加優原以酬其勞遠慎不可如前槩用衰老貪懦之
人以致廢政殃民釀成邊患故如近日四川芑部雲南
武定尋甸之亂使地方該管原有好官不致有这就使
有此亦能自爲區處不須動煩朝廷征討勞費至於廣
西雲貴有司官尤宜查照成化以前知府郭本等事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九

川上三

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

一朝覲考黜官不許奏復雖有重禁然前嘉靖二年五
年二次考察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彈劾多將
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今人才甚是缺
乏合無不爲常例此等官并內外一應養病休致等官
責令大臣科道保舉堪用者一體起用後有不稱連坐
舉主卽今皇上勵精圖治留意人才而所任內閣吏部
科道官皆非昔比矣今歲以後考黜官員仍照舊例嚴
禁不許奏復奉聖旨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盡心供

職不允所辭所陳勤學事朕知道了朝覲考黜官員已有累朝舊例豈可更變以啟紛擾其餘著吏部議處停當務在可行欽此

久病廢事乞休疏

臣昨爲災異陳言自求罷黜事奏奉聖旨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盡心供職不允所辭所陳勤學事朕知道了朝覲考黜官員已有累朝舊例豈可更變以啟紛擾其餘著吏部議處停當務在可行欽此臣聞命感激幾欲流涕思臣廢病庸才實是不堪重任前歲蒙恩特改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上

南京使得就閒養病因得量才供事不致尸曠臣荷天地生成之德感泣無涯去秋皇上誤聽輔臣之薦趣召臣來臣不敢稽命力疾來此龜勉供職今春因疾自陳復荷聖恩憐臣病苦特准病發不時退避不拘常參而又每有妄奏雖拂時議者亦荷優容不加罪譴而稍合事理者多賜采納臣荷陛下之知自謂千載難遇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而思所以盡心供職委心圖報也第臣不幸衰弱之極強支日久益加困憊近自本月十二日起忽病胸膈疼痛不能飲食自十三日強病入朝之後

至今逾旬不能朝參及到部議事近雖服藥痛減而元氣益虛痰火愈甚耳漸重聽目常昏眊不能見字心神不時恍惚忘前失後實是不堪供職矣念今天戒如此主憂如此而臣常日臥病在家其何能安是以曉聞朝鐘之聲而曰主上夙興視朝爲天下也臣何食祿自安於家晝閱獄情之案而曰主上爲今天熱恐重囚情可矜疑者淹禁而死令寫來看也臣何因病不能出審而尙未開奏今臣身倚牀蓐心如芒刺其何能安而病可得愈況今人才求欲康濟時艱以輔成陛下正大光明之業者固不多得若惟練達刑名守廉執法精力過臣可任刑部者則其人固不少也臣實病久廢事覩顏竊祿有孤任使伏望聖恩念天工人代之重憫臣病身弱之極特放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使臣得免素餐之愧誤恩之憂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奏奉聖旨卿引疾乞休已累有旨慰留今災異修省正賴卿明刑慎獄以恤民固本豈可懇求休退宜卽出管事以副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遵祖彙以處外夷疏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況臣特受明主之知其遇國
有大事豈敢隨眾避罪不言也臣先任兵部事閒日閱
邊報舊案今任刑部近准兵部咨欽奉聖旨該會臣等
三法司詳擬分別先今有功有罪官員等第欽此欽遵
備將鈔到錦衣衛千戶等官鄭金等勘報甘肅事情功
罪反復參詳更又憶所舊聞參以新防頗知其事然以
處夷之道未定則羣臣之功罪難別是以彼此牽持未
敢定擬臣愚昧死敢盡言之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
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明史紀事本末

台爲和寧王馬哈木爲順寧王西封脫脫爲忠順王東
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
屏中國至于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陟布
政司尤爲偉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陟殺官劫印不
可勝記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
兼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
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
心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
絕自其主母主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延

臣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求其親
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上奪今其民回回一種
久附土魯番爲傾本國哈刺灰畏兀兒生達二種已逃
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并牙卽自願投附土
魯番反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
經略仍請勅一道齎諭番酋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
丁欲其獻還哈密城卽將并牙卽送回本城居守夫并
牙卽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何益
又勅一道令奄克孛刺回還哈密與寫亦虎仙同守城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川

池夫寫亦虎仙爲彼占據哈密而奄克孛刺避難求歸
今使之還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處如此彭澤素
懷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
終而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爲無罪也使今土魯番
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眞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
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爲王誰與之守蓋不過一二
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强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
以爲後日指勒索之計耳于我中國何益也夫土魯
番變詐多端善爲反閒其欲間我附城屬達使之激變

其稱哈刺灰畏兀兒稍書交他來其欲聞我謀臣使之
受罪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沙的納咱兒前說著來
這裏把巴歹起發了饋你飯米賞賜又言射死火者他
只丁惱了人馬往甘州城殺了一日其欲使彼番使得
通內間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了火者撒者
兒并寫亦虎仙父子故來報讎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
獅子夷人已遞番文開稱番使彼也克力搶了馬又遇
達子殺了人速壇滿速兒要動人馬一定來肅州甘州
三年五月初三日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等在甘州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五

川文川

臨刑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聞彼四月已收
人馬八月果至則其造意通謀已久豈爲殺彼三人報
讎亦豈爲陳都堂及哈刺灰畏兀兒使之來也其恐我
復結瓦刺爲之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著瓦刺達子還
要往漢人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其自
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眞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
風土好過卽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卽要插旗甘
州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以
原許段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爲名興兵入寇豈因

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姦回爲之內
應其漸置姦回寫亦虎仙等親黨買屋久住肅州城內
而又節差番使倒刺火者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爲通書
問一旦擁兵徑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爲內應使非
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卽將各回監故打死而又近遣
屬夷劫其營帳遠交瓦刺搶其城池使彼聞變內顧而
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爲文臣之有勇知兵而
忘身爲國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
其後信僚屬之公移輕聽姦回之捏報而妄奏速壇滿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

速兒牙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執殺
夷使激啓邊釁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寫亦虎仙等
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爲彼內間耳至于通貢
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擄去忠
順王陝巴六年欲犯肅州不服撫處奏准絕貢將其貢
使一百八十一名盡發兩廣安置十一年因見器物缺
乏諸夷歸怨方寸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
騷擾亦不絕而反閒內應絡繹于京西甘肅之閒馴至
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

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欲也
蓋亦懲前二次火者他只丁之被殺瓦刺諸夷爲之後
患而長慮卻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爲長策以通貢
爲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
後哈密城池

以下原闕

妄言誤國乞恩認罪疏

臣上年九月蒙取到京道經沛縣見彼運道久被河流
沙壅屢開屢塞而開者避怨因循莫敢致力彼時勅命
總督都御史盛應期候勅未到臣因慮此國家饋運咽喉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上

喉之路日唯撈沙水中終恐無益一時謬見具本建議
欲令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截其上流乾其下土
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又慮此旣被沙淤來歲或憂再
塞若不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
樣於昭陽湖中兩面築堤開河一帶來歲通漕與舊道
二處隨便行舟而又妄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被塞莫
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等縣地方之中擇其土堅
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就取其
土厚築西岸以防河流之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出昭

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其河新開止通二舟之
交行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闢以爲運道就彼撥
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至於補給
民田措置財力招募夫役等項亦皆輒爲妄議而以地
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不曾親驗欲乞勅下總督
都御史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
止開沛縣舊河及湖中近河二道兼行以防一道之塞
彼臣奏下工部行勘公文雖未到彼而盛應期先因僉
事江良材有奏偶與臣合一時官屬又皆聞臣過彼有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川

言到京有奏一皆倚重臣言遂爾奏報新河宜開得旨
糾集工力於今歲三月遂開此河原議工程六箇月本
不爲急而盛應期勇於集事功止四月遂成八九官吏
嚴督怨讟並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財力空
費方當罪責而應期猶奏乞再加一月保其成功紛然
眾笑其愚而臣獨昏昧執迷乃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
事之中止意欲奏差忠實不欺一人假以旬月之功到
彼勘實而後爲行止賞罰懲昔躁妄不敢也今聞應期
與管河郎中柯維熊皆因此罷職臣心驚惕無地自容

節查柯維熊與臣揭帖則報新河已開一百二十里止
有二十餘里未及原擬尺寸見奉明文停止而言沛河
三淤三通以見其不足爲倚而新河不當止之意又言
近論當道者曰督責過嚴怨聲載道此皆奉行者致然
而忌者不少其與他處揭帖則甚言應期開河害人之
致怨此其反復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
此至論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體非遇寬大
之朝固亦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爲不幸也但論自
古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責首議之人今以應期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

廉勤果毅受任數月之間沛縣運河旣通黃河上流趙
皮寨亦開比常固當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
誤得罪以去蓋臣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
人皆以應期爲戒而莫肯盡力則臣之一人所誤不小
也竊聞人臣之義有罪不敢逃刑今臣之罪不當在應
期後雖荷聖德寬容未行查究而臣心日慚惶不敢欺
隱伏願聖明日月容臣從實認罪亦同應期罷黜而或
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
賞罰之公愚臣雖死不敢有欺之義不勝感戴天恩之

至臣冒死待罪無任戰慄奉聖旨覽卿所奏已悉至情
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
不能無罪已著冠帶閑住了卿宜安心辦事不必引咎
自責該部知道

敷揚聖製疏

臣昨病閒得聞聖製十有六字箴出示輔臣竊伏枕私
誦不覺有感起而颺言曰大哉我皇上真有聖人之資
眞爲聖人之學而所見如是之眞切乎伏讀聖製有曰
學聖君子勗哉勿僞者蓋以交勉臣隣與之同志也臣

胡端敏奏議

卷八

无

雖疏陋不敢竊比於文學心膂之臣然而天地覆載一
物不遺日月照臨萬里無間古者庶民固皆于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有言矣臣豈不可比於
是耶但恨臣之少也奔走於多艱長又困阨於多疾故
雖竊聞儒先之指論得窺聖學之緒餘而乃立志不篤
用功不專不能身入聖道之門兼又質性狂朴意見偏
迂惟欲以經濟實事輔世太平不敢專工文字以獵時
名臣於是孤陋寡儔甘爲俗吏而又衰病之極蹇於言
詞艱於步立不能久侍清光雖有微忱無能上答矣今

感聖製輒欲敷揚是猶蛙蚓微音遇春雷之震而亦發
蛛蚌微光對秋月之華而自吐謂物性之不可遏則然
而欲求補於萬一則多見其不知量矣伏惟大智好察
邇言特賜省覽不勝榮幸臣愚冒死開坐謹具本題知

計開

一卓爾之見臣竊觀聖意蓋謂顏子之學聖人相去不
遠故能所見如是真切也然顏子至是猶謂欲從無由
者守而未化也若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所謂未
達一聞者也然觀顏子初嘆仰鑽瞻忽之難則亦未得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上

其門而入所見未能至此暨後從事夫子博文約禮之
教而欲罷不能既竭其才始能見得真切如此然則後
之欲學聖人者舍博文約禮其何以哉先儒謂博文卽
致知格物也約禮卽克己復禮也約禮工夫維在夫視
聽言動之皆勿非禮此孔子之親教顏子而先儒程子
各爲之箴我皇上又親爲之解則固已心得其要矣愚
臣往歲冒陳喜怒哀樂之欲皆中節則亦堯舜以來相
傳至于孔顏曾子以及子思而後筆之於書若顏子之
不遷怒而孔子稱其好學乃其明驗臣非敢妄引也陛

下天縱聖人固皆躬行實踐而無有非禮無弗中節者矣惟若博文工夫在先而長之與幼天子之與臣庶爲力不同貴得其要臣敢竊爲之說夫文本指詩書六藝之文而言然天下萬事萬物之有理則皆文也顏子時六經未述四書未作所教博文不專讀書惟在格物窮理若今五經四書咸備則古聖先賢所論義理及作聖工夫多在經書矣故先儒論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竊謂窮理工夫當不出此三者今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之講官進讀陛下聖明已至文學通貫出言成章非如臣庶童稚之時章句文義未通欲其聯章進讀逐句解說也況乎經書所言惟是一理一處通而處處皆通雖今儒生舉子亦不能兼通別經況今至尊日有萬幾所貴講官進讀經書惟擇其切於身心治道者著爲講章臨時講讀又指出其中要語而申致懇切方可以啓沃聖心開拓聰明不宜聯章逐句講讀以多費光陰而徒勞心力也況今陛下勵志中興日日用人日日斷事則所謂論人物而別其是非應事物而處其當否者尤爲

學聖興王之要道不可無也然古今人物甚多天下事物甚廣而欲別其是非處其當否則古人論此著於經史者至備宋儒眞德秀輯其要略以爲大學衍義一書最切於人君爲治爲學之要其所言辯人才察民情之二者尤爲警策陛下又因輔臣之啓延法聖祖之重此書而日命儒臣以之進講矣臣昔妄憂日講不過數條一時未得周遍上講聖明萬幾之暇自將此書任意觀覽諒可旬月一週閱其大義而反復再玩益二遍於前二者所載用人之是處事之當者可以爲法用人之非胡端敏奏議

卷八

處事之不當者可以爲戒至凡前代政治得失今日民情事理可以無不周知而物理皆窮聖智益大矣然又慮謹讀所陳猶不如顧問所得爲詳臣願陛下日輪輔臣講官與凡外臣之素明聖學熟知治體者或再兼言官一二人以備顧問暇則與論前代治亂之所以然其治也因問某人及行某事之當其亂也因信某人及行某事之失而陛下因以自省今日某人似某人所當用某人似某人所當不用某事如某事所當常行某事如某事所當速改至有大事之當議處大臣之當推補者

亦召輔臣該部與前該備顧問一二人與之面議可否
陛下裁決既定而後行之則凡用人行政可無一失不
惟陛下因是可以周知天下之情弊深識天下之人才
而所以與議者其人學之深淺心之邪正識之短長亦
因以知切惟博文之功蓋或止是而於爲學爲治所得
多矣夫聖人之道體用兼該則凡脩諸身心者體也達
諸家國天下者用也全體大用備吾聖皇一身臣不勝
惓惓至願

一一貫之唯臣竊觀聖意蓋謂曾子親得夫子妙道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上

傳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先儒謂夫子之心渾然一理而
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於其用處
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夫隨事精察者
卽窮理之功也力行之卽克己之功也於是積久將有
所得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我皇上原稟上賢
之資尤非曾顏所及故能合下便知一貫之理而躬爲
敬一之箴蓋惟以敬常存此心渾然一理之體而以之
泛應萬幾必皆融會貫通無不曲當者矣聖心自省若

猶有未能如是者則亦多致隨事省察之功卽前博文窮理之說非有二也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卽忠恕者蓋就其所及而語之蓋忠者盡己之謂恕者推己及物之謂先儒謂忠只是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蓋卽一以貫之之方勉然而未至自然也曾子平日蓋常用力于此而亦以之教人於臣等中人以下之資學之最便蓋惟始終實盡此心一毫不敢有欺於是上以之事君下以之治民中以之交接日相左右前後之人雖不敢自謂有得而亦免於巧捏安排心勞日拙之患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上

矣此臣等下學之事非上達之妙也若吾皇上則唯窮理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存誠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心久久成熟自然優入聖域而與天合德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一學聖君子勗哉勿僞臣竊觀聖意蓋謂學聖之功須當著實爲之不可虛負此名而不爲實學也切惟古今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皆被僞的欺了亦被僞的壞了然凡事僞爲者不惟能欺人而亦能自欺不惟能壞人而

亦能自壞蓋僞與實相反與欺相爲用僞則非實而涉于欺矣此大學誠意爲自脩之首而曰毋自欺也人君爲治教之主則無僞二字固當以此自勉亦當以此勉人固當以此自省亦當以此觀人有如眞知聖人之可學而學之矣志必篤功必專理必窮已必克而孜孜勉勉必求至於聖人者勿僞也若或更爲他歧所惑爲邪說所誤或徒事講習而理不能窮或稍牽情慾而已不能克又或分志詞章而力不能專則優游歲月不能入聖心雖非僞而事之弗成則涉于僞矣乃若臣之事上有僞卽欺自古奸臣欺上爲術百端故如君行本道乃故矯拂以爲直而揚己之名君行非道乃唯迎合以爲忠而固己之寵君好學也乃引之多作無益之文詞使不得專心于正學君勤政也乃勸之通覽不急之章奏使不得專斷于大事其他蒙蔽媚疾之巧不能悉狀蓋惟大學衍義所著儉邪罔上之情則盡之矣然有心實非欺而事陷于欺者蓋其質之偏闇不能窮理知人故或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薦其所不當用以爲用而國事因之以誤則亦欺矣故如子路之忠信其心豈欲欺君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川

者而夫子戒之以勿欺也又如宋李沆非欺君者而論靈州爲可棄則陷于欺矣胡安國非欺君者而薦秦檜爲可相則陷于欺矣此亦子路之所不免人君之所當識別也伏惟皇上至誠之德本乎天性故爲聖製終是勿僞之勗循此二字而始終不渝人已無間將見不日聖德大成而太平立致矣臣不勝惓惓至願奉聖旨卿留心理學發明甚至況欲朕愼其終始覽奏具見忠愛至意禮部知道欽此

存節義以回士風疏

胡端敏奏議

卷八

美

川二十

竊惟自古節義之在平時若無所用而一朝事變平日所稱才智之士各爲身家而陰相附賊人主孤立無聞勢亦殆矣中有人焉確然中立誓死無二乃獨不顧身家存滅以言其事或遂攻心腹以破其謀或先擊黨與以孤其勢雖或彼勢旣盛子立難成而此等之人或身陷重罪或日虞險禍一時附勢自全者爭笑其愚而天下忠義之士秉筭好德之心則皆爲之喚省而順逆遂分從違有定賊勢遂孤而舉逆無成矣此之謂節義之人不爲無益于世而豈宜全棄也哉臣竊見江西宸濠

初肆強橫之時中外官員奉差在彼及江西三司等官
俞諫王泰等首先趨附遂起非謀一時羣吏被脅或猶
中立或遂傾心而稱其護衛則曰侍衛稱其令旨則曰
有旨按察司印必啓而後委官以掌布政司門必啓而
后賜鑰以開在京事務五日一報彼而朝令有不順于
彼者自料阻報不使傳聞蓋懷二心者多矣臣愚不揣
有言已致身家被陷維事給事中徐文溥孫懋監察御
史徐文華程啓充皆以次直言眾皆服其忠義今徐文
溥已沒孫懋徐文華程啓各以他事得罪是或昔曾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川文川

救臣臣涉私嫌不敢與論乃聞時有御史李潤者初點
巡按江西未曾出京卽劾宸濠之元謀王泰而敢直言
其附勢剝民縱子納賄之惡亦庶幾乎張綱埋輪首劾
梁冀之風者維時吏部尙書陸完迫于公論不得已奏
令回籍聽候考察王泰因倚濠勢不聽朝命仍至江西
投濠自固而李潤到彼被其讎脅旦夕左右日虞其害
一歲之間雖不能大有所爲而自守憲度臣職略無一
失至凡會朝之際宸濠有事分付則不肯承順而佯若
不聞或其輪該遞酒則不肯執壺而佯若不知時以爲

愚蓋其愚不可及也後得回京陞任臨清副使又以執法繩一屬官貪橫不意其人乃大臣之子素交中外爲之騰謗而吏部惜其平素不忍遂棄調任雲南偃蹇沈滯今在彼又連被撫按之劾矣夫巡撫傳習不足計也巡按沈教乃亦劾之則或其人真有可劾矣然夷考其詞則惟病其風紀之欠短其防閑之疏而已意者其人寬大之性而夷方不忍于盡法乎更或其人眞率之情而寮窠有至於失禮者乎若爲國家存大體爲士風崇節義則此等之人雖有小失當別爲處矣然今王泰之

胡端敏奏議

卷八

庚

川文川

子王應芳近在內閣辦事必能襲其父之奸佞而讎謗至黜也又聞御史范輅者先在江西清軍執法不撓亦爲宸濠所陷逮赴禁獄降黜夷方臣昔巡撫四川見其在彼不卑小官勤于民事後陞江西兵備副使又能不避嫌謗竭力築城弭盜有功地方惟以繩一屬官過當破其反奏而告回原籍聽勘今二年矣惟此二人與臣無嫌而論其平昔忠義於國可惜伏望聖明特勅吏部再加訪察如臣所言非妄非私將此二臣論其材器所宜稍加錄用則忠義之風或有所勸而依阿尖巧之人

不專于得志矣奉聖旨這所舉范輅等二人著吏部再加訪察如果可用斟酌推用他其餘罷

胡端敏奏議

卷八

三

八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八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九

懇辭恩命乞休疏

時官兵部尙書

下同

臣年過六十久患痰火奇疾爲變百端以致眼昏重聽
脾泄健忘更或忽時火發不能坐立又或猛然氣鬱不
能出聲其尤苦者心神虛怯無事怔忡有事煩躁不能
思慮酬應似此百病萃于一身蓋實人世所無之患病
臣獨罹此人或不能盡識也不然以臣素懷犬馬之心
閒關百死之後而幸遇上不世出之主肯不奮勵思
前求效涓埃之報於竹帛哉近自閏十月十三日以來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一

川上川

前疾大發不能朝參署事又將一月矣痲官自懼竊祿
無顏卽欲具本求黜間不意誤蒙聖恩改臣兵部尙書
職任比前尤重者臣聞命驚惶累致痰暈昏迷思臣先
任刑曹止司一事無關天下利害然猶不時阻疾多致
廢事今之兵部仍佐陛下選將練兵而運籌帷幄折衝
萬里以保祖宗之疆土者也使臣爲之一朝多事病困
難支少壞祖宗之天下臣雖萬死何足以贖況今病勢
已久痊可無期兵部之職豈宜一日虛曠伏願聖明深
念本兵之重另選出羣之才急補前職更乞憫臣病困

出于無奈赦臣死罪準放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以全晚節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茲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卽出供職副朕簡託至意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昧死陳情再辭恩命乞休疏

臣昨久病在家誤蒙聖恩改臣兵部尙書臣以十分病弱不堪供職具本乞休過蒙溫旨卿忠誠端敏才望素孚茲特改任豈宜求退所辭不允還加太子太保可卽出供職副朕簡託至意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二

川上

聞報感激措身無地願臣何人叨此恩命欲受不堪欲辭未敢慚惶竟日中夜哀思起而歎曰天胡降臣弱體奇疾久不能痊賦臣鄙性偏見老耄能改而無以副我明主之簡託也今臣辭則違命恐罪任則誤國當誅將何以處哉旣而思曰違命之罪止臣一身誤國之誅累及天下臣寧一身受罪耳思我祖宗先以百戰得天下我皇上方以一德致中興臣何敢以衰病庸才當此重任而誤我祖宗之天下哉故敢再瀝愚誠上千天聽臣之病勢前奏已陳不敢再瀆而才力不稱先未敢言蓋

自來六卿之職吏部爲重戶部爲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人與糧又資彼二部也今之兵部得以優游歲月同於他官者幸賴聖明在上一時無事爾使當多事之時羽檄交馳章奏旁午臣之才弱酬應不堪必致誤事而罪臣萬死何益況自古聖皇儆戒無虞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易興邊境空虛夷狄難禦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飢疲戎虜雜進姦謀叵測內變方憂而議者每欲於境外千里圖復哈密空城以爲功而益弊中國此甘肅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也在西南則松潘南路入胡端敏奏議

卷九

絕而惟東路僅通每歲糧運得至者石費數兩軍成得還者十唯二三全蜀生靈困於此方今聞歲歉粒米難致矣此川蜀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也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如昔民窮盜起一時征剿無人各處糗糧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垂訓切切以爲當憂而古今足食多計人皆避嫌保守莫肯爲行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所知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略者備緩急之用迄今未聞一薦蓋皆不知其人雖知亦不敢薦薦恐終亦難用也蓋此等之人匪徒才力能勝

而又必其忘身爲國是其事極難而其人極難得也有
之則少有失事必黜雖能成功亦罪何者眾皆忌之而
遂謗之大臣不知而或信之又其人或多不拘小節故
今日中皆無一人可薦而臨事非其人不可用也其他
土夷之變邊境之虛驕卒之悍其事雖有可處而莫敢
爲處者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姦不理理之而或
奏上各部亦多推姦延捱不與奏決故今內外大小臣
工皆以持循保守爲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任事者
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人闔然皆無忠義之氣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四

川文一

一朝有事誰爲之當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尙書言
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寶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大夏
曰彭澤忠力爲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
皆依阿蒙蔽而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
改隨時故常自誓以爲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
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寧萬
死而不能爲故雖天幸病愈而勉任此官亦徒死無益
於事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至於
宮保之加尤非臣分所及故昔謬承太子少保之命不

敢抵受今秩更崇聖恩益重臣何敢當又況辭而得陞
慚愧益甚伏望聖慈收回成命容臣止以原職休致還
鄉使臣得免誤國之罪以終餘年實感陛下再生之德
於不朽也臣以私情累干天聽不勝戰慄奉聖旨覽卿
所奏足見忠誠謀略改官并加秩俱已有成命不允所
辭宜卽出供職以副朕簡任至意吏部知道欽此

盡瀝愚忠以求采擇疏

臣久在病中誤蒙聖恩改任兵部尙書具本力辭又蒙
加臣太子太保量力不堪具本再辭復蒙聖恩不允兩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五

川上

奉溫旨稱臣過當雖妻孥聞之皆欲感激臣匪木石豈
能一日爲心臣思君命卽天命也惟當順受死生以之
豈敢有拂顧今疾病未痊尙欲調理數日以祈天幸如
其病得少愈卽出謝恩勉力供職如其不愈則臣終爲
天廢矣不敢累瀆惟乞聖明早用賢能賜臣骸骨然臣
感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
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
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況我皇上聖德
大非唐立宋高之比臣敢以堯舜之事告陛下在昔唐

虞用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未必能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思一介凡庸豈當受知明主其必左右心膂之臣有薦之者是徒諂臣心而不計其才與力之不稱恐誤陛下也臣今披瀝愚衷哀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聖明不棄芻蕘多賜親覽數日更乞親與二三輔臣及召吏戶兵三部之官而議之臣言可用則賜俯從雖臣病死罪死不能久任而繼臣者亦可踵行卽臣報國也如不可用則臣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六

川上

受職徒壞天下雖死無益伏乞聖裁臣以繁文累千天聽罪當萬死謹具開奏聞

計開

一定武略竊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爲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祖訓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卽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明深體先王保

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敕詞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卽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旣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劔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倣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卽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今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七

川七

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爲難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爲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此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然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爲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掇腕如昔王翱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

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
不爲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
誦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
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
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
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逆泣
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
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
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以爲事當如此也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八

川三文

一重將權竊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
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被殺匈奴不敢近邊宋
失邊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
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事皆能以一郡之力
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
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
勝汝等其識之此我聖祖命相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
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
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姦故難責成功常致誤

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
會變于斯須而定算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
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
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
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
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
事幾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
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於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九
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閒時則輪
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倣則并調一隅防
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
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
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
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
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
也貧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

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
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
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擄
四五人卽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
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
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
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
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
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怨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十

川七二

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明更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
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
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
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
眾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
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
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
卽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

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
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節卽時給賞銀兩但紀
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
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眾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
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卻從巡按訪實糾
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
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
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鄰族上下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十一

川三

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
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
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并者則命其鄰黨合
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鄰黨旅拒信則鄰黨率從而兼并
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則擒殺之
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
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
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
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

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聞下該部應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託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干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欲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リ

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誇爲恥不言則無徵不信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卽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卽遣回如茗衍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卽鎖去量治仍卽放還其與前茗州許榮高仇殺二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

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瑤擒之諭其兵四千卽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卽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卽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在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卽日而至爲臣守城旗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

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暘事臣爲父召之卽來提其人調其兵卽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惟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主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卽移文來首回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

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爲惡松
潘番又爲兵備胡澧伐木脩城置竈以俟臣至蓋番信
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卽遠孚臣豈有他能也
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
行以爲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己之罪無所逃于
士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
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
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十四

川上り

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太宗
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
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
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
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
拘解當房眞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
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
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
生齒繁于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眾矣故今私鹽成行

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有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間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如近日都御史汪鉉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也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于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糶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糶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挪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糶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糶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糶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糶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五

川文刊

法也但其糶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糶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姦贖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能陞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慄慄總兵官旣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剋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爲之寡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七

川三

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宗社有靈天命我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憤軍之心也我皇上勵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

臣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於漸弛姦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伏願陛下深爲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再圖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其有眞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勘亂平賊奇功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敘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夤緣再有額外濫收者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七

川上八

許該部科道執奏聞革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如此則姦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爲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卽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卽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

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
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算亦不費臣嘗有言不行
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
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
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
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特爲惡
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
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
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六

川上

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
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國
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
爲國摧姦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爲難得今在朝文職止
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
不宜輕出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
議凡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
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

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吳陳九疇二人吳則
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
夤緣權姦奏逮至京而黜爲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
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爲番使寫亦虎仙等反
間構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爲檢
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
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
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
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怪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九

川上

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
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
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
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爲考察所黜惜其老矣筋力
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
甚奏奉聖旨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覽奏皆經國籌
邊至意事關兵政的待卿到任之後逐一審處推衍明
白次第開奏定奪其餘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申明鄙見以求聖斷疏

臣所妄陳鄙見十事其首尾定武略惜人才二事尤爲緊要而以開例條款不得詳明恐大臣見疑而聖恩亦未之信臣敢申明其說我皇上勵精聖學真得堯舜禹湯執中之傳者也臣請以執中之道推之用武古言天下雖大好戰必凶此偏於黷武之禍非中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偏於弛武之弊亦非中也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則中矣夫師出以正則非得己不已而六五所謂田有禽利執言者也師用老成丈人必非輕用民命而貪功敗事是以得吉而九二所謂在師中吉王三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

錫命者也夫禽之在田則能傷稼殃民而不得不執以比夷狄之擾我邊疆盜賊之害我生民而不得不征故若禽非在田則不當執夷狄非入寇盜賊非殃民則不當征矣此其事理甚明也臣載敢以古昔君相之事言之周之成康性皆恭儉仁慈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好武輕殺也特慮其過於仁厚溺於宴安而忘戰必危耳故周公告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告康王則曰張皇六師毋壞我高祖寡命此同一意見也然此時周初克商不遠武略非不競而二公此言若導

其君以尙威武者然後周之子孫竟以衰弱而微老成憂國深慮至此也若唐玄宗躬親撥亂而時且富彊當世大臣匪當憂其威武不振也第恐其開邊黷武而好戰必亾耳故姚崇願其不倖邊功而舉青海之覆師以爲戒宋璟爲之不賞邊臣而致郝靈荃之死以示懲此又一意見也然玄宗初年勵精自強坐致太平四十餘載子孫百世爲唐中興之主功業亦盛但以無聖學之功不能慎終如始後信姦臣嬖女以致於亂非專尙武也然如姚崇之明戒其君不倖邊功是矣乃若默噉之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世爲邊患而靈荃得其首則所謂田有禽之利執而宜賞者也宋璟乃痛抑之致死而廢刑賞之公致其君久不能信而終於尙武其心雖忠其計則左矣故臣以爲璟之才識不如姚崇而姚宋相業又不如周召自昔人臣逢時遇主不同而致君各有道焉我皇上至仁天縱今天下武備甚弛常恐蠻夷盜賊一朝難禦大臣謀國者若視我皇上德如成康而可進爲堯舜也則宜告以周召之說而欲其身之亦爲周召若視我皇上德如唐玄宗而天下富強猶彼也則宜告以姚宋之意而欲其身

之止爲姚宋今若不量時度德而上遇仁君亦過憂以唐玄宗之事下遇忠臣或陰制以郝靈荃之術則誤矣臣所薦欲復用四人者非謂足以盡天下之才也亦求千里馬未得而先鬻馬骨以來之之意也四人之中陳九疇爲最今文武將帥中未見如此人者而頻遭罪黜人或疑之昔唐郭子儀之薦李光弼宋呂夷簡之薦范仲淹皆先國家之急而棄私讐今大臣皆公忠體國非有私憾於九疇也因彼讐敵之反間得行而一時難解耳自昔善於用間以殺敵之謀臣勇將者多矣今以堂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堂中國而受戎虜之欺臣聞自陝以西餓莩盈途而土魯番又入甘肅後患誠爲難保矣至於施儒楊必進或謂考察所退之人例不當復夫例非祖宗之法而人才之能弭盜安民者國家所需急用難以例拘也自昔明君繼世用賢雖父祖所廢之人亦復之況前二次考察皆以權姦主使而所黜非公何憚而不復之乎一黜不復而忠力任事者皆以爲戒而莫之敢爲此有關於天下大故臣不敢不言也伏願聖明親召一二心膂之臣而問之如臣言非私則望俯從如其私妄則當譴黜無

所逃罪均乞聖明裁處奉聖旨卿所奏朕皆省覽已別有旨了今邊方多事卿且卽出供職以副朕懷勿再遲留辭避該衙門知道欽此

推明詔旨以薦賢才疏

準臣世寧咨前事先該詹事霍韜奏奉欽依行令臣等堂上正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此法果行最于求賢有益然而詔行之後今一年有餘竟無一人肯薦者蓋人最難知莫敢輕薦而或雖有所知徒薦不用也惟得聖明果用薦者一人而於所薦非人者必罪舉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主無赦則人皆樂於公薦而不私於濫薦矣臣今到任未及旬月不敢遽薦代己之人一時謬見惟謂各部侍郎皆得其才堪爲尙書而臣兵部又得才堪總督軍務之人而試用之更加厯練異日尙書有缺卽令陞補各邊有事卽令出總軍旅必無不稱矣然自來薦人不用勝己之人而於佐貳尤忌才之勝己者蓋恐其能出己上而分奪己權也今如臣之衰朽冒膺前職而更非得勝臣之才以爲侍郎則武備不振邦政遂弛必壞我祖宗百戰所得之天下是臣之媚嫉僨事雖萬死不足以

贖也今本部左侍郎見缺臣連月思想必得如見任漕
運都御史唐龍巡視南贛都御史汪鉉者而用之則才
無不稱事無不舉而臣之衰朽不堪所得助益多矣或
謂鉉之才止堪戶部則宜兵部用龍而以鉉補其缺且
得移近任事使眾皆知而因以需戶部之用必能通變
裕財有益國用邊儲不少矣此二臣者有如不稱臣當
連坐萬死無悔合咨本部煩爲具題等因准此擬合就
行奉聖旨這員缺已推補了吏部知道欽此

請明別具便覽疏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五

川文川

臣聞宋臣具奏別有貼黃之說蓋摘其要語或本中開
說不盡事理另寫別貼黏於本後以便君覽蓋自古明
良相逢不存形迹而惟圖忠款易納也臣昔爲左都御
史題爲省繁文復舊規以便勤政事內開君逸臣勞古
之訓也執簡御繁治之體也乞敕在外鎮巡三司等官
今後事當奏題者務要照依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
務從簡要不得全錄上下往來文移其奏下部院該覆
者亦要看本官刪去繁文撮從簡要具稿呈堂堂上官
亦要親看明白方纔具本庶幾少便御覽不致多勞聖

心奏奉欽依通行各衙門迄無能改者蓋因各人意見不同而事權不一各圖自便莫肯奉行也今到兵部見各處奏報邊情及議處各項事情奏題本皆仍舊通寫上下往來文移動輒數千餘言事下本部查覆又該照起前案各起奏行事理通寫進呈不下數十餘紙蓋雖臣等該勞之人每看一本或半日不能通徧而況以上勞君父萬幾之繁爲勤學之累臣子之心亦安忍哉或謂陛下當通覽章奏全知事情不當憚煩有所簡擇者蓋能致陛下勞心於細而不得專務其大一親斷於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勵精之下也臣今在部覆本或遇大事欲照弘治以前舊規刪繁就簡則恐原文不備致起嫌謗欲仍舊全寫則恐勞聖目心有不安又恐緊關情節混雜其中一時難於指出故今臣欲奏過除覆奏小事常本照常全寫外若遇大事覆題於照常全寫詳本之外另將緊關原情及今要處急務別具一帖或照今揭帖字樣或依宋臣貼黃事理既同封定其本面上書便覽二字以別於他本易於抽看伏願陛下省覽之餘仍將照常詳本發出議處其便覽另本留中省覽中間若有不盡事情可

於詳本內查對卽知庶幾聖日不勞而聖心易斷緣係請明別具便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是今後但事關重大的別具一帖面書御覽略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只具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但以辭終爲結庶朕得細加覽閱若他常事不必爲此煩擾還通行部院等衙門都照這等行欽此

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鳳儀題前事云云通查案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七

呈到部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講各題忒部前項事情其大意皆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莫如復隴氏之後今四川荒旱兵決難用提督兵部尙書伍文定先已奉旨取回兵已罷散各歸別無他議矣惟照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則關係地方事體重大臣等未敢輕率竊惟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治土夷之亂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以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

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
府地方廣闊蠻夷眾多搶劫讐殺不能管束乞將其地
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
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貴州畢節一路地
方兵備守備每年常稱芑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劫及焚
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
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方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爲
盜劫則此貴州一綫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
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碁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七

川文川

卽以歸怨鄰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
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
不如會推之說士大夫皆以存心而國事置之度外恐
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襲構亂用兵誅絕隴壽微弱旣
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矣然
時方年九歲而羣夷稱爲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兒子
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軌不得已
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
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設而巡撫王軌總

兵何卿卽令去任是猶爲弓者筋膠角木方合而遂令
脫槩其能成功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芑部之
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暗不能善處
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逐官劫印耳就如今春攻打
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濶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楊
儀等聞之喪膽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
旣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
以委罪於鄰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者
閉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
胡端敏奏議

卷九

庚

川文刊

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
旣稱隴勝爲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則又曰姦生子或
難定執則又朦朧稱曰隴壽支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
隴壽隴政皆稱知府隴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讐殺
二十年大征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而驟復其土
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
爲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隴
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政戰爭之禍今復當
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

責此慮其後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鄰境土官見芑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敕一道齎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讎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卽於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屬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委四川鎮巡官將芑部

胡端敏奏議

卷九

无

川文川

府舊印并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徑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卽爲爾奏復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卽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卽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

漸得若再如前反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剿一人不遺夫
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
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暉則授近府原
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
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徑屬布政司皆聽
地方鎮巡官隨俗處定而後奏聞施行事惟責保地方
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爲執泥也至於各官奏要貴
州迤西兵備移於畢節與四川永寧參將相爲表裏一
節本部先已題奉欽依准擬別無施行但彼各省參將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刊

兵備才有不稱者卽從各撫按官奏改別用而推薦可
用之人奏請代任庶幾撫處得人地方信服而免致輕
於用兵再照御史戴金參奏貴州兵備副使王浚參議
楊儀僉事龔亨都指揮李宗佑僞增賊勢虛報請兵望
以不職罷黜爲人臣庸碌失事誑言誤國之戒一節內
王浚楊儀龔亨三人皆文職而楊儀姦貪素著見今考
察在邇宜從吏部都察院徑自查照施行李宗佑係軍
職本部合候命下革回原衛閒住奉聖旨卿等所奏俱
見撫處夷情方略寫敕傳諭各土官衙門依擬行這地

方應否復立土官或改設流官及止分四長官司管束事難遙度還行四川貴州各鎮巡官議處停當奏來定奪務圖經久無患王浚龔亨免究各罰俸三箇月楊儀旣姦貪素著着吏部考察定奪李宗佑革回原衛閒住其餘依擬欽此

遵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車駕清吏司案呈准禮部精膳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禮科鈔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唐鳳儀題據直隸揚州府申稱所屬高泰二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上七

州寶應如皋泰興儀真江都五縣額養黃犍母牛共四百二十一隻每隻派取人丁十丁餵養共占人丁四千二百一十丁每年將孳生牛犢解南京光祿寺酒醋麩局并珍羞署等衙門專爲擠乳拽磨之用府屬地土卑涇水草不調日多倒死所產牛犢悉皆矮小多致驗看不中退令換買被攬頭勒措犍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用銀一十二兩原牛不過賣銀一二兩牛戶只得揭借京債重包利息至於鬻男賣女方穀賠補且半隻比之種馬歲費草料尤多合無將見在種牛變價

貯庫聽候解部以後但遇派取議定價值通融分派各州縣原養牛戶出辦解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徑令牙行收買供用庶無養牛之費解牛之苦實爲官民兩便等因續據直隸鳳陽府申稱所屬州縣額養犍牛共一千一百九十四隻歲派南京供應牛一百二十二隻近因各該州縣頻罹災傷率多倒失瘦損一遇取解程途千里山路崎嶇不能牽趕只得派徵銀兩到於近京地方倍價覓買遺下原牛仍在民間餒養終年耗蠹有害無益況今歲見被重災田旣荒棄民皆缺食將來之勢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殆不可言合無將倒失虧欠者免其追補見在者變價入官或買糧備振每年派取之時止計徵價解交庶蘇民困又據直隸廬州府申稱無爲六安二州并合肥舒城廬江霍山巢五縣額養黃犍母牛共二百八十三隻近年倒失虧欠數多民間貧苦追補難完取解之際亦多瘦損不堪若蒙徵價解納最爲良便直隸滁州亦申同前因又據直隸和州申稱坐派祭祀繭角牛犢二十七隻逐年取解中途多有不服水草或暑溼損傷不堪負累買補合無徵銀解納等因據此爲照立政之道必

求有益於國無損於民斯可以行爾苟有損於民矣則雖有益於國君子猶將難之況有損於民無益於國乎其當求所以變通之術也明矣國初南京建都在焉故附近揚州廬州鳳陽三府與滁州俱派養前項種牛旣而遷于北京諸所供應支度俱經裁節惟種牛猶夫舊也夫括民間十丁而養一牛日復日歲復歲所費不貲實欲孳生牛犢以供光祿寺等衙門之用耳又因地土下溼水草不調所產悉皆矮小看驗不中乃令別行變換是孳生一牛也供用又一牛也兼之積年攬頭布占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行市抑賣重價犍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亦不下十一二兩民非賣產業鬻男女何以出辦是於國爲虛文果無益也於民爲實害果有損也況政有重輕事有緩急若和州繭角牛犢係上供郊祀之周至急急至重不可缺也至於南京光祿寺等衙門牛隻不過擠乳拽磨是則有間矣近因各處災傷上塵聖慮大渙綸音廣蠲免之恩申振濟之令且諭令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於民事件各要條陳具奏采擇施行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欽此欽遵竊念他處災傷一年二

年而本地地方被災自嘉靖元年以至於今凡七年矣他處旱乾未必水澇水澇未必蟲蝗本地地方乃旱澇蟲蝗並臻交集斯民之苦何爲而至於此極耶要之諸所不便固非一端所可盡種牛其大者也弭災救荒恤民固本尤非一事所能周查處種牛亦其大者也舊額光祿寺各樣料品俱徵本色近年改爲折色者類多則各府議將應解牛隻徵價解部轉發各該衙門買用事正相合理有可從庶幾公私俱不失矣除和州繭角牛犢及要將種牛變價俱不敢輕議外伏望陛下俯念民艱益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川

廣德意特敕該部查議合無將揚州廬州鳳陽三府并滁州各種牛見在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免其追補候年豐民裕另爲施行每年應解南京光祿寺等衙門擠乳拽磨牛隻議定犍牛一隻價銀若干母牛一隻價銀若干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出辦折色解部查發該衙門徑召牙行收買供用歲以爲常所產牛犢聽民自便則國有牛之利額數不闕民無牛之害徵辦得前補偏救弊之道亦若是爾臣不勝爲國爲民懇切之至乞賜采擇施行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鈔

出送司查得廬鳳揚州等府滁州等州額養牛隻係隸兵部該司掌行爲此除稟堂外合用手本黏連原鈔送去兵部車駕清吏司煩爲查照徑目施行等因到司準此查得先爲議處積弊以便供應事嘉靖五年正月內該光祿寺卿崔傑等題稱順天等府所屬解到乳牛每被攬戶勒索解人價銀八九兩到寺驗過數日牛乳既盡無從取辦反將在庫銅錢買乳合無今後每乳牛一隻并犢折價銀六兩買乳供用又查得爲會議重大事宜請聖裁以裨脩省事嘉靖七年十月內該南京禮部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大り

等衙門右侍郎等官顧闕等條陳南京光祿寺舊額犍乳牛四百餘隻每隻日支料頭三升草十五斤解到未久瘦損倒失多因養牛人役剋減草料今煮酒等項改在北京牛隻難仍舊數該本部會覆咨行南京兵部議處裁減俱經題準通行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鳳陽都御史唐鳳儀題稱廬鳳揚三府并滁州地方連年旱澇蟲蝗民苦無限見奉綸音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于民事體各要條陳具奏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乞要將前項地方種牛見在者印烙

虧欠倒失者候豐年買補其應解南京光祿寺等衙門
犍乳牛隻定擬價銀行令原州縣均派各牛戶出辦折
色解部查發召商收買供用一節無非救荒恤患革弊
安民體上德固邦本之意臣等舊任南京亦見每年冬
春時月內府擡出餓死牛隻相聯不絕惻然思念是皆
民間破產竭資所解納而皆委之溝壑不計貴責于民
而輕棄于官甚可惜也今本官奏要養牛戶定擬納價
每年解赴光祿寺等衙門收貯臨用買牛官民兩便查
得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京光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川文

祿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折價銀六兩合無定前地
方該解南京光祿寺每犍牛一隻從寬亦折銀六兩乳
牛一隻連犢折銀伍兩各令養牛戶湊辦解南京兵部
轉發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再照繭角牛犢以
備郊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而解彼飼候數月則
牛長非犢而角長非繭不可用矣況有剋減草糧致令
瘦死以致褻神御之弊故亦不若每隻折解銀五兩臨
時擇買而況和州之地止隔南京一江或令民間餒養
臨時取用皆爲便益均乞聖裁然臣等又聞書曰惟辟

玉食今南京光祿寺所用乳犍牛若干隻擠乳拽磨原
供尙膳監之用也今乘輿在北不知誰敢享用于此而
牛隻猶如昔日之多至於每年南京郊廟大祭幾次該
用繭角牛犢幾隻臣等皆不能知伏惟皇上明體定分
節用愛人有可裁省者特敕南京禮兵二部查處停當
奏請定奪尤爲至幸緣係遵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及
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胡端敏奏議

卷九

三

上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九



